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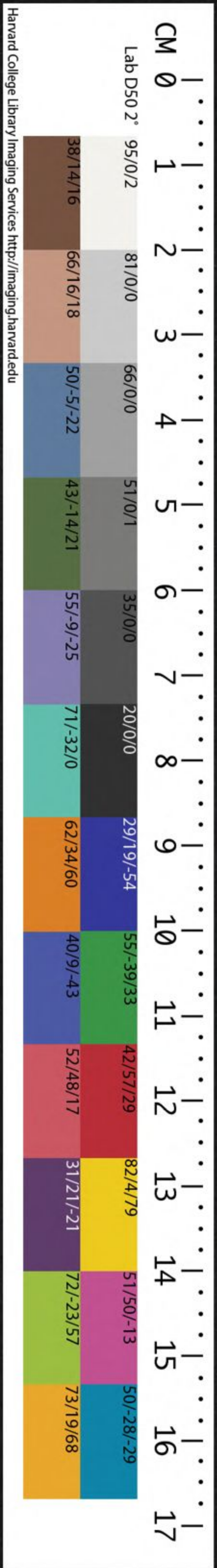
蘇書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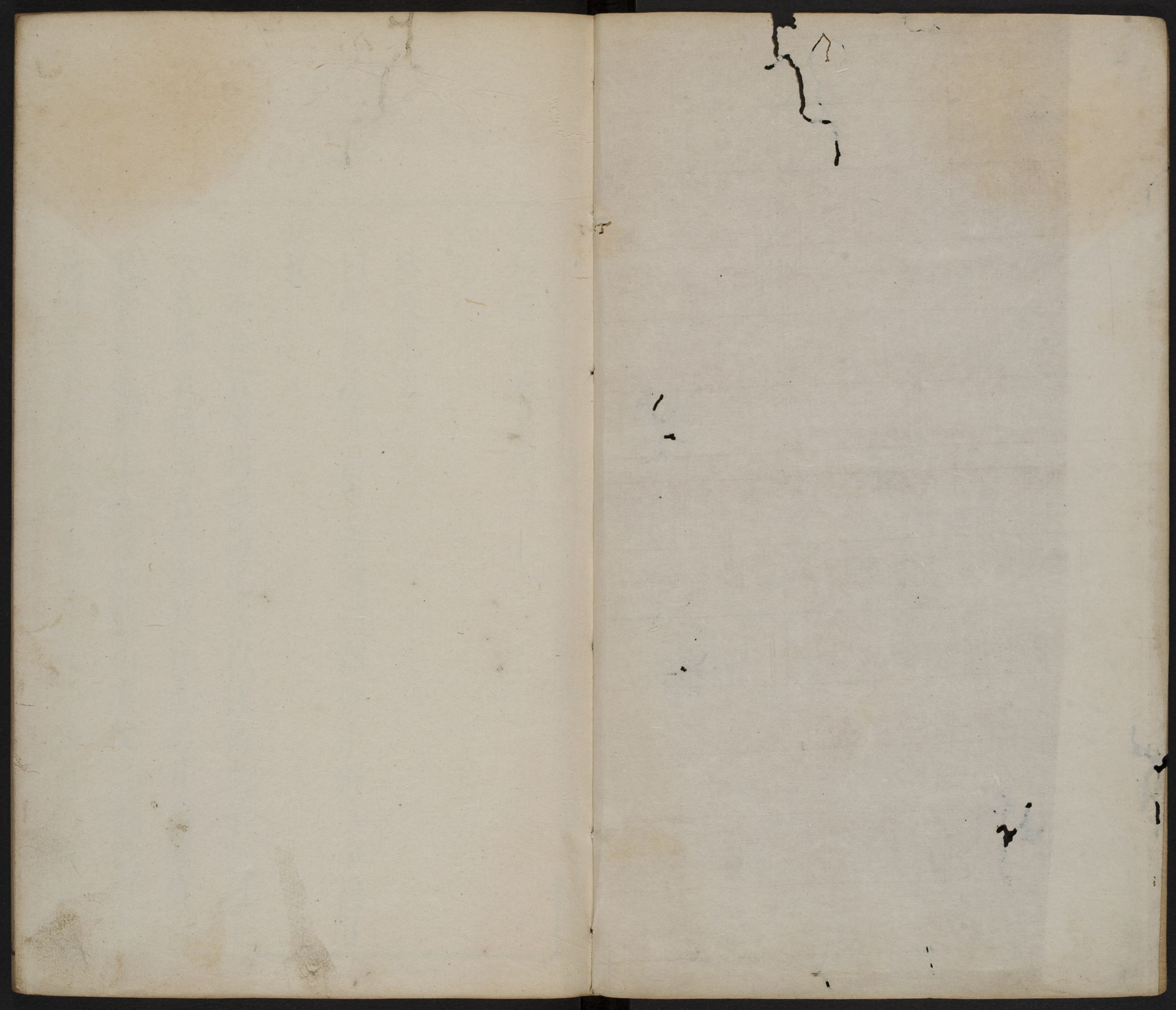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28 1956

T 331/4954

2





東坡書傳卷第四

虞書

益稷第五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

汝亦昌言者。因臯陶之言以訪禹也。臯陶曰。予未有知者。猶曰吾不知其他也。思日夜贊襄而已。贊進也。襄上也。讀如懷山襄陵之襄。臯陶之意曰。吾不知其他也。思日夜進益而已。知進而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
印

圖書

藏書

不知退。知上而不知下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行健者，如登高，進而不知止。雖超太山可也。禹亦因臯陶之言而進之，曰：予何言？何言者，亦猶臯陶之未有知也。又曰：予思日孜孜。思日孜孜者，亦猶臯陶之思日贊贊襄哉也。其言皆相因之辭。予是以知曰之當為日也。伏生以益稷合于臯陶，謨有以也夫。

臯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

昏，瞽也。墊，陷也。

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

水行乘舟，陸行乘車，泥行乘輶，山行乘橐。秦漢以來，師傳如此。且孔氏之舊也。故安國知之，非諸儒之臆說也。四載之解，雜出于尸子、慎子，而最可信者，太史公也。亦如六宗之說，自秦漢以來尚矣。豈可以私意曲學，鑄鑿附會為之哉？而或者以為：蘇治水九載，兗州作十有三載，乃同禹之代，蘇蓋四載而成功也。世或喜其說，然詳

用修曰：按尸子云：行塗以楸行，陰以楸行，山乘橐，行沙乘軌，軌載舟車，常所乘宜不在四內也。

味本文。予乘四載。隨山刊木。則是駕此四物以
行于山林川澤之間。非以四因九通爲十三載
之辭也。按書之文。鯀九載績用弗成。在堯未得
舜之前。而殛鯀在舜登庸歷試之後。鯀殛而後
禹興。則禹治水之年。不得與鯀之九載相接。堯
州之功。安得通四與九爲十三乎。禹之言曰。娶
于塗山。辛壬癸甲。是娶在治水之中。又曰。啓呱
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是啓生在水患未
平之前也。禹服鯀三年之喪。自免喪而至于娶。

而至于子。自有子至于止。禹而泣亦久矣。安得
在四載之中乎。反覆考之。皆與書文乖異。書所
云。作十有三載。乃同者。指兗州之事。非謂天下
共作十三載也。近世學者喜異而巧于鑿。故詳
辯之以解世之惑。

予決九州。距四海。

九州之名川也。

濬畎澮。距川。

畎。遂溝洫澮。皆通水之道。達于川者也。

了九曰按血食
曰鮮恐未然若
以庶鮮食為衆
鳥獸之肉則庶
衆食將何指耶
况益烈山澤禽
獸逃匿又安所
得其肉也水土
未平自食之難
則曰衆自食之
少則曰鮮豈民
乃粒非至此始
粒食乃是向之

鮮者廣艱者易
而人皆粒食也
若謂至是始粒
食則前豈稷所
播者豈但種而
不食乎

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

播種也。奏進也。鮮食肉食也。禹之在山林也。與益同之。益朕虞也。其鮮食鳥獸也。其在川澤也。與棄同之。棄后稷也。其鮮食魚鼈也。艱食者草木根實之類。凡施力艱難而得者也。艱食鮮食。民粗無飢矣。乃勉之遷易其有無。以變化其所居積。而農事作矣。

臯陶曰。兪師汝昌言。

禹所謂孜孜者。其言至約而近也。故臯陶吁而問之。禹乃極言孜孜之功效。其所建立成就。巍巍如此。故臯陶曰。兪師汝昌言。夫以一言而濟天下。利萬世。可不師乎。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兪。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俟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兪。

止居也。安汝居者。自處于至靜也。防患于微曰幾。幾則思慮周。無心于物曰康。康則視聽審。思

慮周而視聽審。則輔汝者莫不盡其直也。反而求之。無意于防患。則思慮淺。有心于求物。則視聽亂。思慮淺而視聽亂。則輔汝者皆諂而已。士之志于用者衆矣。待汝而作。故曰。後志。汝既能安居幾康。而觀利害之實。是惟無動。動則凡。後志者皆應矣。夫豈獨人應之。天必與之。鄰近臣也。帝以其言切而道大。故歎曰。我獨成此。非臣誰與共之。助我者四隣之臣。而助四鄰者。凡在朝之臣也。故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左右助也。助我所有之民也。輔翼之也。

予欲宣力四方。汝爲。

朝諸侯。服四夷。凡富國強兵之事也。

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日日也。月月也。星五緯之星也。辰心伐北辰三辰也。山山也。龍龍也。華蟲雉也。日也。月也。星辰

也。山也。龍也。華蟲也。此六章者。畫之于宗廟之
彝樽。故曰作會。宗彝也。藻水草也。火火也。粉粉
也。米米也。黼斧也。黻兩已也。藻也。火也。粉也。米
也。黼也。黻也。此六章者。繡之于絺。以為裳。絺。葛
之精者也。故曰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
者。通言十二章也。上六章。繪而為衣。下六章。繡
而為裳。故曰作服也。自孔安國鄭玄王肅之流。
各傳十二章。紛然不齊。予獨為此解。與諸儒異
者。以虞書之文為正也。

用修曰漢書律
曆志引古文尚
書予欲聞六律
五聲八音七始
詠以出納五言
今文七始詠作
在治忽史從祖
據漢郊祀歌七
始華始肅倡和
聲而以今文在
治忽近于傳會
以予考之此言
聲律音韻是一
類事但漢書注
不注七始之義
今切韻宮商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在察也。忽不治也。聲音與政通。故可以察治否
也。五言者。詩也。以諷詠之言。寄之于五聲。蓋以
聲言也。故謂之五言。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

帝感禹言。有臣鄰之歎。故條四事。以責其臣。而
又戒之。曰。欽四鄰。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
哉。欲竝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

角徵羽之外又有半商半徵蓋牙齒舌喉唇之外有深喉淺喉二音此即所謂七始詠：即韻也。汗簡釋古七始詠夾始蓋古文七作來：與夾相近而誤猶可驗史氏之說為是由此言之切韻之法自舜世已然不起于西域胡僧又可知予表出之

否則威之。

論語曰。有耻且格格。改過也。春秋傳曰。奉承齊犧古者謂奉牲幣而薦之曰承承薦也。衆頑讒說之人。不率是教者。舜皆有以待之。夫化惡莫若進善。故擇其可進者。以射侯之。禮舉之。其不率教之甚者。則撻之。其小者。則書其罪以記之。欲其並居而知恥也。此士之有罪而未可終棄者。故使樂工采其謳謠諷諫之言。而颺之。以觀其心。其改過者。則薦之。且用之。其不悛者。則威

之。夏楚之寄之之類是也。

禹曰。俞哉。

春秋傳。太子欲殺渾良夫。公曰。諾哉。諾哉。云者。口諾而心不然也。禹之所以然者。曰。俞而已。俞哉。云者。亦有味其言矣。舜舉四事以責其臣。立射侯書撻等法。以待庶頑。皆治理也。而禹獨有味于斯言也者。蓋其心有所不可于此。以為身修而天下自服也。

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

衆賢也。

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額額。頑狠之狀。

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

創懲也。懲丹朱之惡。辛日娶于塗山。甲日復往治水。

又曰聖人與惡
人人品相懸而
其机原不甚相
遠一念虛便是
舜一念滿便是
丹朱故以無若
丹朱戒舜非詞
明聖允之戒者
不誠

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

啓禹子也。禹治水過門不入。聞啓泣而不暇。子也。惟大度土工而已。

粥成五服。至于五千。

五服。侯甸綏要荒也。服五百里。四方相距。爲方五千里。

州十有二師。

凡二千五百人。一州用三萬人。九州二十七萬人。

外薄四海咸建五長。

五國立賢者一人爲方伯。謂之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卽工。帝其念哉。

禹見帝憂讒邪之甚。故推廣其意曰。帝之德光被天下。至于海濱草木。而況此衆賢乎。考其言。明其功。誰敢不從。帝不能如是。布宣其德。以同天下。使苗民逆命日進。而終無功者。豈其修已。有未至也哉。故戒之曰。無若丹朱。傲而歷數。其惡曰。我惟以丹朱爲戒。故能平治水土。弼成五

服。今天下定矣。而苗猶不卽工者。帝不可以不求諸已也。故曰。帝其念哉。此禹得之于益班師而歸。諫舜之詞也。而說者乃謂禹勸舜當念三苗之罪而誅之。夫所謂念哉者。豈誅有罪之言乎。

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臯陶方祇厥敘。方施象刑。惟明。夔曰。憂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

此堂上樂也。憂擊。祝敵也。鳴球。玉磬也。搏拊。以

了九曰堂上之
樂以歌為主而
鳴球琴瑟皆輕

清而在堂上者
以之合于八聲
故曰以詠堂下
之樂以管為主
而鼗鼓笙鏞其
上間作故曰以
間

韋爲之實之以糠所以節樂。虞賓丹朱也。二王
後故稱賓。

下管鼗鼓合止祝敵笙鏞以間。鳥獸蹠蹠簫韶九
成。鳳凰來儀。

此堂下樂也。鏞大鐘也。夔作樂而鳥獸舞。鳳凰
儀信乎。曰何獨夔也。樂工所以不能致氣召物
如古者以不得中聲故爾。樂不得中聲者器不
當律也。器不當律則與擗植鼓盆無異。何名爲
樂乎。使律能當律則致氣召物雖常人能之。蓋

見于古今之傳多矣。而況于夔乎。夫能當一律
則衆律皆得。衆律皆得則樂之變動猶鬼神也。
是以降天神格人鬼來鳥獸皆無足疑者。不如
此何以使孔子忘味三月乎。丹朱之惡幾于桀
紂。罔水行舟。朋淫于家。非紂而何。今乃與羣后
濟濟相讓。此其難化。蓋甚于鳥獸也。

夔曰。于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舜聞禹諫。則曰。道我德者。皆汝功也。今苗民逆
命。臯陶方祗厥敘而行法焉。故夔又進而諫曰。

王步曰。八音以
石爲君而韶樂
以球爲首。故獨
言石。
王仲山曰。夔之
言非出于一時

而虞史並記之
之非定以宗廟
朝廷對言也

鬼神猶可以樂格。鳥獸猶可以樂致也。而況于
人乎。此所謂工執藝事以諫者也。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
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
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
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
叢脞哉。

叢脞。細碎也。

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用修曰。脞。徐邈
讀作瑣

帝至此納禹之諫。乃作歌曰。天命不可常也。待
禍福之至而慮之。則晚矣。當以時慮其微者。蓋
始從禹之諫而取益之言。有畏滿思謙之意也。
臯陶颺言曰。念哉。申禹之諫也。曰。凡所興作。慎
用刑。廣禹之意也。雖成功。猶內自省。終益之戒
也。帝之歌曰。股肱喜。則元首起。而百工熙。臯陶
反之曰。良康惰壞。皆元首之致也。嗚呼。唐虞之
際。于斯為盛。而學者不論惜哉。

了九曰禹貢文
字極好視後世
圖經地志之作
筆力萬倍

又曰禹貢一書
只重治水上夫
治水莫先于知
地勢之高下故
敷土莫先于知
水勢之緩急故
隨刊又莫先于

東坡書傳卷第五

夏書

禹貢第一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不貢所無及所難得。

禹敷土

敷道修載。敘乂皆治也。

隨山刊木。

山行多迷。刊木以表之。且以通道。史記云。山行

知水勢之出入
故奠山川
用修曰禹貢奠
高山大川其九
州之名以地名
州而不以州分
地蓋荆衡萬古
不徙之山而河
濟者萬古不泯
之水也以故荆
兗之名得附河
濟荆衡而不減
萬世而下求禹
貢九州之域者
皆可得而考也
九州惟冀無所

至者舉八州而
界自見之所以
別帝都而大一
統也九疇之皇
極貢法之公田
見乎此矣揚不
南青雍不言北
則以其境接東
秋提封叛服不
常乎

表木。

奠高山大川。

奠定也。高山五岳大川四瀆。定其名秩祀禮所視。

冀州。

堯河水為患最甚。江次之。淮次之。河行冀兗為多。而青徐其下流被害亦甚。堯都于冀。故禹行自冀始。次于兗。次于青。次于徐。四州治而河患衰矣。雍豫雖近河。以下流既治。可以少緩也。故

次乎楊。次乎荆。以治江淮。江淮治而水患平。次于豫。次于梁。次于雍。以治江河上流之餘患。而雍最高。故終焉。八州皆言自某及某為某州。而冀獨否。蓋以餘州所至而知之。先賦後田。不言貢篚。皆與餘州異。既載壺口。治梁及岐。

壺口。在河東屈縣東南。梁山。在左馮翊夏陽縣西北。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梁岐二山在雍州。今于冀州言之者。豈當時河患上。及梁岐乎。

了九曰梁岐相
去近中間無別
山故曰及太原
岳陽相去遠中
間非一處故曰
至

禹通砥柱。則壺口平。而梁岐自治。因河而言。非以二山為冀州之地也。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太原。晉陽也。岳。太岳也。亦號霍太山。在蠡縣東。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覃懷。河內懷縣。漳水橫流入河。衡。橫也。濁漳水。

出長子縣東。至鄴。入清漳。清漳水。出上黨沾縣。

大黽谷東北。至渤海阜城縣。入河。

厥土惟白壤。

無塊曰壤。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賦田所出。穀米兵車之類。禹貢田賦皆九等。此

為第一雜出。第二之賦。冀州畿內也。田中中而

賦上上。理不應爾。必當時事有相補除者。豈以

不貢而多賦耶。然不可以臆說也。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恒水。出常山上。曲陽縣。東入滹水。衛水。出常山

靈壽縣。東北入滹沱。大陸。在鉅鹿縣北。水已復

又曰冀為王都
貢皆并入賦內
故第一然猶雜
出第二者地力
有上下年分之
不同如周官田
一易再易之類

用修曰右碣石即河赴海處右北平郡南二十里左碣石在高麗唐書云碣山在漢樂浪郡遂城縣長城起于此山

故道則大陸之地可耕作

島夷皮服

東北海夷也。水患除故服皮服。

夾右碣石入于河。

碣石海畔山在北平驪城縣西南。河自碣石山南渤海之北入海。夾挾也。自海入河。逆流而西。右顧碣石。如在挾掖也。

濟河惟兗州。

河濟之間相去不遠兗州之境北距河東南跨

濟非止于濟也。

九河既道。

了九曰九河即禹播之而為九者在今滄瀛景德之間未嘗淪入於海徒駭等名出自爾雅蔡仲默合簡繫為一而謂其一即河之徑流悞也今南皮縣明有簡河何嘗與潔為一河既播之為九又安得有

河水自平原以北分為九道。其名據爾雅則徒

駭也。太史也。馬頰也。覆釜也。胡蘇也。簡也。潔也。

鈎繫也。鬲津也。漢成帝時河隄都尉許商上書

曰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

平東光鬲縣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間相去二

百餘里以許商之言考之徒駭最北鬲津最南

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為八枝徒駭在成

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其餘不可復知也。然爾雅九河之次。自北而南。既知三河之處。則其餘六者。太史馬頰覆釜。當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潔鈎槃。當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其河堙塞。時有故道。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為界。在齊呂填闕八荒。以自廣。故鄭玄云。齊威公塞之。同為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蓋塞其八枝。并使歸于徒駭也。雷夏既澤。濰沮會同。

濰沮二水。雷澤在濟陰成縣西北。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墳。

黑而墳起。

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繇。茂也。條。長也。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

貞。正也。賦。當隨田高下。此其正也。其不相當者。蓋必有故。如向所云。相補除者。非其正也。此州田中下。賦亦中下。皆第六。

用修曰九州要記云睢渙之間出文章天子郊廟御服出焉所謂厥篚織文也述異記睢渙二水波文皆若五色其人多文章故名績水文選陳琳書云遊睢渙者常藻績之絲杜詩衣冠建造越藻績憶遊

睢

了凡曰漢志謂濰水出瑯琊箕屋山北至東昌入海蔡謂出淮山豈濰山即箕屋山歟淄水出岱北之原山東北至博昌入海蔡謂入海也濰在東南淄在西北

作十有三載乃同。

兗州河患最甚。故功後成。至于作十有三載。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幣帛盛于篚。書曰。篚厥玄黃。

浮于濟。潔達于河。

順流曰浮。因水入水曰達。潔水出東郡東武陽

縣。至樂安千乘縣入海。濟水具下文。自潔入濟。

自濟入河。

海岱惟青州。

西南至岱宗。東北跨海至遼東。舜十二州分青為營。營州即遼東也。漢末公孫度據遼東。自號青州刺史。

嶠夷既畧。濰淄其道。

嶠夷即堯典嶠夷也。畧用功少也。濰水出瑯邪

箕屋山北。至都昌縣入海。淄水出太山萊蕪縣

原山東北。至千乘博昌縣入海。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說文云。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鹵鹹地也。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田第三。賦第四。

厥貢鹽絺。

絺。細葛也。

海物惟錯。

錯。雜也。魚鰕之類。

岱畎絲枲。鉛松怪石。

畎。谷也。枲。麻也。鉛。錫也。怪石。石似玉者。貢此八物。

用修曰古書解者多失其義遠害於理尚書注怪石之貢以為奇怪之石若後世

萊夷作牧。

春秋夾谷之會。萊人以兵劫魯侯。孔子曰。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以是知古者東萊之有夷也。牧。芻牧也。傳曰。牧隰臯。井衍沃。蓋海水患除。始芻牧也。

厥篚檿絲。

爾雅。檿。桑山。桑惟東萊出。此絲以織繪。堅韌異。常萊人謂之山璽。萊夷作牧。而後有此故書。篚。在作牧之後。

又曰檿烏筆切。說文。山桑有黠。文者引詩其檿。其柘國語檿。箕服孔氏書注。食檿之蚕絲可。

奕壁太湖嵌空玲瓏以供戲玩。是禹為牛僧孺。米元章也。又解禹貢三江之水。味別是以聖人為品水。閩茶如陸羽張又新之流也。思之可叢一咲。

浮于汶達于濟。

汶水出太山萊蕪縣西南入濟。諸州之末皆記入河水道以堯都在冀而河行于冀也。雖不言河濟固達河也。

海岱及淮惟徐州。

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

淮沂其乂蒙羽其藝。

淮水出桐栢山其原遠矣于此言之者淮水至此而大為害尤甚喜其治故于此記之沂水出

太山蓋縣臨樂子山南至下邳入泗蒙山在太

山蒙陰縣西南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二水既

治則二山可種。

大野既豬東原底平。

大野澤在山陽鉅野縣北東原今東平郡也水

之停曰豬。

厥土赤埴墳。

土黏曰埴。

草木漸包。

進長曰漸藜生曰包。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田第二。賦第五。

厥貢惟土五色。

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建諸侯。則以其方色土賜之。燾以黃土。苴以白茅。使歸其國立社。

羽畎夏翟。

夏翟雉也。羽中旌旄。羽山之谷有之。

嶧陽孤桐。

東海下邳縣西。有葛嶧山。卽此山也。其特生之桐。中琴瑟。

泗濱浮磬。

泗水依山。水中見石。若浮于水上。此石可爲磬。

淮夷蠙珠暨魚。

詩有淮夷。知古者淮有夷也。蠙蚌屬。出珠。惟淮夷有珠。暨魚。如萊夷之有縻絲也。貢此六物。

厥篚玄纁縞。

玄。黑。縞。縞。白。縞。纁。細也。

浮于淮泗達于河。

自淮泗入河必通于汴。世謂隋煬帝始通汴入泗。禹時無此水道。以疑禹貢之言。此特學者考之不詳而已。謹按前漢書。項羽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文穎注云。于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卽今官渡是也。魏武與袁紹相持于官渡。乃楚漢分裂之處。蓋自秦漢以來有之。安知非禹迹耶。禹貢九州之末。皆記入河。

水道而淮泗獨不能入河。帝都所在。理不應爾。意其必開此道以通之。其後或爲鴻溝。或爲官渡。或爲汴。上下百餘里。間不可必然。皆引河水而注之淮泗也。故王濬伐吳。杜預與之書曰。足下旣摧其西藩。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于塗炭。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沂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王濬舟師之盛。古今絕倫。而自泗汴沂河。可以班師。則汴水之大小。當不減于今。又足以見秦漢魏晉皆有此水道。非

煬帝創開也。自唐以前，汴泗會于彭城之東北，然後東南入淮。近歲汴水直達于淮，不復入泗矣。吳王夫差闢溝通水，與晉會于黃池，而江始有入淮之道。禹時則無之，故禹貢曰：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明非自海入淮，則江無通淮之道。今之末，直云浮于淮泗，達于河，不言自海，則鴻溝官渡、汴水之類，自禹以來有之明矣。

淮海惟揚州。

北跨淮南，跨海。

彭蠡既豬，陽鳥攸居。

陽鳥，鴻鴈之屬也。去寒就煖，九月而南，正月而

北。彭蠡在彭澤西北，北方之南，南方之北也。故

陽鳥多留于此。

用修曰：日之行夏至漸南，冬至漸北，鴻雁南北與日進退，隨陽之鳥，故稱陽鳥也。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三江之入，古今皆不明。予以所見考之，自豫章

而下，入于彭蠡，而東至海。為南江，自蜀岷山，至

于九江，彭蠡以入于海，為中江。自嶓冢導漾，東

流為漢，過三澨，大別以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

邵二泉曰：江漢水漲，彭蠡鬱不流，遂為巨浸。無仰其入而有賴其過，彼不過則此不積，所謂滙也者如此。故曰北會於滙，言其外也。蠡言其內也。于滙，不于彭蠡，勢則然也。蓋實志也。江水濬發，最在上流。其次則漢自北入，其次則彭蠡自南北入三水。

並持而東則江為中江漢為北江彭蠡入為南江可知已非判然異派之謂也且江漢之合茫然一水難見其為江也不見其為漢也故曰中江曰北江然其勢則相敵也故曰江漢朝宗九集傳謂經誤者非是魏莊渠曰禹貢東滙澤為彭蠡

無仰于江漢也噫胡不求諸禹未疏鑿以前耶江右山勢四盤眾水同出彭蠡為口形則高仰非得江漢外水關之還餘瀦而後泄耶

以入于海為北江。此三江。自彭蠡以上為二。自夏口以上為三。江漢合于夏口。而與豫章之江。皆匯于彭蠡。則三江為一。過秣陵京口。以入于海。不復三矣。然禹貢猶有三江之名。曰北。曰中。者以味別也。蓋此三水性不相入。江雖合而水則異。故至于今。而有三泠之說。古今稱唐陸羽知水味。三泠相雜而不能欺。不可誣也。予又以禹貢之言考之。若合符節。禹之敘漢水也。曰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

于大別。南入于江。至于東。滙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夫漢既已入江。且滙為彭蠡矣。安能復出為北江。以入于海乎。知其以味別也。禹之敘江水也。曰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滙。東為中江。入于海。夫江既已與漢合。且滙為彭蠡矣。安能自別為中江。以入于海乎。知其以味別也。漢為北江。岷山之江為中江。則豫章之江為南江。不言而可知矣。禹以味別。信乎。曰濟水既入于河。而

溢為滎禹不以味別。則安知滎之為濟也。堯水之未治也。東南皆海。豈復有吳越哉。及彭蠡既豬。三江入海。則吳越始有可宅之土。水之所鍾。獨震澤而已。故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孔安國以為自彭蠡江分為三。入震澤為北。入于海。疎矣。蓋安國未嘗南遊。按經文以意度之。不知三江距震澤遠甚。決無入理。而震澤之大小。決不足以受三江也。班固曰。南江從會稽陽羨東入海。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會稽并陽羨

有此三江。然皆是東南枝流小水。自相派別而入海者。非禹貢所謂中江北江。自彭蠡出者也。徒見禹貢有南北中三江之名。而不悟一江三冷合流而異味也。故雜取枝流小水以應三江之數。如使此三者為三江。則是與今京口入海之江為四矣。京口之江。視此三者。猶畎澮。禹獨遺大而數小。何耶。

篠蕩既敷。

篠竹箭也。蕩大竹闊節曰蕩。

爾雅云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篠竹焉。是楊州之竹尤美。故別

出之也。南地溫
煖。故草皆少長
而木皆上踈。河
朔地寒。虽抱拱
之木不能高也。

用備曰塗。音怕
平聲。地泉濕也。
東方朔傳。伊優
牙老栢塗解云。
塗者。汝漸滄也。
可知其音矣。

厥草惟夭。厥木惟喬。

少長曰夭。喬高也。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田第九賦第七雜出第六。

厥貢惟金三品。

金銀銅。

瑤琨篠簜。

瑤琨石似玉者。

齒革羽毛惟木。

齒象齒。革犀革之類。毛旄牛尾之類。木榎楠豫
章之類。貢此數物。

島夷卉服。厥篚織貝。

南海島夷績草木為服。如今吉貝木綿之類。其
紋爛斑如貝。故曰織貝。詩曰。萋兮斐兮。成是貝

錦。

厥包橘柚錫貢。

小曰橘。大曰柚。包裹而致也。禹貢言錫者三。大
龜不可常得。磬錯不常用。而橘柚常貢。則勞民

害物。如漢永平唐天寶荔枝之害矣。故皆錫命
乃貢。

浴于江海。達于淮泗。

達泗。則達河矣。

荆及衡陽惟荆州。

舊有三條之說。北條荆山。在馮翊懷德縣南。南
條荆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自南條荆山至衡
山之陽。為荆州。自北條荆山至于河。為豫州。
江漢朝宗于海。

二水經此州入海。百川以海為宗。宗尊也。

九江孔殷。

九江。在今廬江潯陽縣南。潯陽記有九江名。一
曰烏白江。二曰蚌江。三曰烏江。四曰嘉靡江。五
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籥
江。殷當也。得水所當行也。

沱潛既道。

爾雅水。自江出為沱。自漢出為潛。南郡枝江縣
有沱水。尾入江。華容縣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

用修曰。潛一作
沱。江源有都江
首出江南。至捷
為武陽。又入江
豈沱之類與。

了凡曰江北為雲
紅南為夢雲之地
止于土見而夢之地已可

雲土夢作又

此荆州之沱潛也。蜀郡郫縣有沱江。及漢中安陽皆有沱水潛水。尾入江漢。此梁州之沱潛也。孔安國云沱潛發源梁州。入荆州。孔穎達云。雖于梁州合流。還于荆州分出。猶如濟水入河。還從河出也。以安國穎達之言考之。則味別之說。古人蓋知之久矣。梁州荆州相去數千里。非以味別安知其合而復出耶。

春秋傳曰。楚子與鄭伯田于江南之夢。又曰。王

耕治豈江南高
于江北欽揚升
菴訖蔡傳之悞
有办甚明

寢于雲中。則雲與夢二土名也。而云雲土夢者。

古語如此。猶曰玄纒縞云爾。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田第八。賦第三。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柷榦栝柏。

柷。柷也。以為弓榦。柏葉松身曰栝。

礪砥砮丹。惟箛簞楛。

箛。籥美竹。楛。中矢榦。貢此十物。

三邦底貢厥名。

三邦大國次國小國也。柅榦栝柏。礪砥斲丹。與
箇籛栝皆物之重者。荊州去冀最遠。而江無達
河之道。難以必致重物。故使此州之國。不以大
小。但致貢其名數。而準其物。易以輕資。致之京
師。重勞人也。

包匭菁茅。

匭匣菁茅。以供祭縮酒者。

厥篚玄纁璣組。

纁絳也。三入爲纁。璣珠類。組綬類。

九江納錫大龜。

尺二寸曰大龜。寶龜也。不可常得。故錫命乃納
之。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江無達河之道。捨舟陸行以達于河。故逾于洛。
自洛則達河矣。河行冀州之南。故曰南河。

荊河惟豫州。

自北條荆山。至河甚近。當是跨荆而南。猶濟河。
惟兗州也。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伊水出弘農盧氏縣東熊耳山東北入洛洛水出弘農上洛縣冢領山東北至鞏縣入河瀍水出河南穀城縣潛亭北東南入洛澗水入弘農新安縣東南入洛三水入洛洛入河。

滎波既豬。

沅水入河溢為滎澤堯時滎澤常波而今始豬也今滎陽在河南春秋衛狄戰于滎澤當在河北孔穎達謂此澤跨河而南北也。

導荷澤被孟豬。

沅水東出于陶丘北又東為荷澤在濟陰定陶縣東孟豬在梁國睢陽縣東北水流溢覆被之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壚疏也或曰黑也。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田第四賦第二雜出第一。

厥貢漆枲絺紵。

貢此四物。

用修曰闕駟十
三州記曰不言
入而言被者明
不常入也水盛
方乃覆被矣史
記夏禹紀作道
荷澤被明都索
隱明都音孟豬
澤在梁國睢陽
縣周禮又作望
諸

厥篚織纊。

細綿也。

錫貢磬錯。

治磬錯也。以玉為磬。故以此石治之。

浮于洛。達于河。華陽黑水。惟梁州。

自華山之南。至黑水。皆梁州。

岷嶓既藝。沱潛既道。

岷山嶓冢。皆山名也。沱水出于江。潛水出于漢。二水發源此州。而復出于荊州。故于荊州亦云。

蔡蒙旅平。

蔡蒙。二山。蒙山在蜀郡青衣縣。今日蒙頂。祭山曰旅。水患平。始祭也。

和夷底績。

和夷。西南夷名。

厥土青黎。

黎。黑也。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田第七。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

璆，美玉也。鏤，剛鐵也。可以鏤者。

熊羆、狐狸、織皮。

以罽者曰織。以裘者曰皮。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

西傾山名。在隴西臨洮縣西南。桓水出焉。桓入潛。潛入河。漢始出爲漾。東南流爲沔。至漢中東行爲漢。

入于渭。亂于河。

沔在梁州山南。而渭在雍州山北。沔無入渭之道。然按前漢書武帝時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張湯問之。云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漕。從南陽下沔入褒。褒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如此漢中穀可致。此則自沔入渭之道也。然褒斜之間絕水百餘里。故曰逾于沔。蓋禹時通謂褒爲沔也。

黑水西河惟雍州。

西跨黑水。東至河。河在冀州西。

弱水既西。

衆水皆東。此水獨西。

涇屬渭汭。

涇水入渭屬連也。汭水涯也。

漆沮既從。

從如少之從長。渭大而漆沮小。故言從。

澧水攸同。

澧渭相若。故言同。

荆岐既旅。

荆北條荆山也。

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三山名。武功縣東有太一山。卽終南山。有垂山。

卽惇物。

原隰底績至于豬野。

詩云。度其隰原。卽此原隰也。鹵地。武威縣東有。

休屠澤。卽豬野。

三危既宅。三苗丕敘。

春秋傳曰。先王居禱杙于四裔。允姓之姦。居于。

瓜州杜預云允姓之祖與三苗俱放于三危瓜州今敦煌也。

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田第一賦第六。

厥貢惟球琳琅玕。

球琳玉琅玕石而似珠貢此二物。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積石山在金城河關縣西南河所經也龍門山

在馮翊夏陽縣北禹鑿以通河也渭水至長安

了九曰按蔡氏云雍之東北境則自積石至于西河西南境則會于渭汭夫積石在雍之西境

而此云東北悞矣雍東距河若果東北境應徑自入河矣何煩

造積石耶

又曰按蔡氏云

三國皆貢皮衣

故以織衣冠之

皆西方戎落故

以西戎摠之雍州水患既平而餘功及于西戎故附于未蘇氏之說恐未昇

東北入河河始大自渭汭而下巨舟重載皆可
以達冀州矣

織皮崑崙析枝渠搜西戎卽敘。

禹貢之所篚皆在貢後立文而青徐楊三州皆

萊夷淮夷島夷所篚此云織皮崑崙析枝渠搜

西戎卽敘大意與上三州無異蓋言因西戎卽

敘而後崑崙析枝渠搜三國皆篚織皮但古語

有顛倒詳畧爾其文當在厥貢惟球琳琅玕之

下其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三句

又曰此導大河
北境之山與道
河導沉二節相
應以湧出玉屋
而餘皆河所經
也

當在西戎卽敘之下以記入河水道結雍州之
未簡編脫誤不可不正也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

岍山在扶風卽南岳也荆山北條荆山也孔子
敘禹貢曰禹別九州隨山濬川蓋言此書一篇
而三致意也旣畢九州之事矣則所謂隨山與
濬川者復申言之隨山者隨其地脉而究其終
始也何謂地脉曰地之有山猶人之有脉也有
近而不相連者有遠而相屬者雖江河不能絕

也自秦蒙恬始言地脉而班固馬融王肅治尚
書皆有三條之說鄭玄則以爲四列古之達者
已知此矣北條山道起岍岐而逾于河以至太
岳東盡碣石以入于海是河不能絕也南條之
山自嶓冢岷山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是江不能絕也皆禹之言卓然見于經者非地
脉而何自此以下至敷淺原皆隨山之事也
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

三山之名也雷首在河東蒲坂南太岳者霍太

山也。

底柱析城。至于王屋。

底柱在陝東北。析城在河東濩澤西南。王屋在

河東垣縣東北。

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太行山在河內山陽縣西北。恒山在上曲陽縣

西北。

西傾朱圉鳥鼠。

西傾山在隴西臨洮縣西南。朱圉山在天水冀

又曰此導大河
南境之山為下
導洛導誰導渭
經始也上導河

之北境故自雍
而盡于冀之東
北此導河之南
境故自雍而盡
于豫之東南

縣南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

至于太華。

太華在京兆華陰南。

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熊耳山在弘農盧氏縣東外方。嵩高山也。在潁

川。桐柏在南陽平氏縣東南。陪尾山在江夏安

陸縣東北。

導潘冢。至于荆山。

東條荆山。

又曰此導江漢
北境之山也

又曰此導江漢南境之山也

用修曰敷淺原孔安國以為博陽山非也通曲云蒲塘驛漢歷陵縣有敷淺原驛西數十里有望夫山蓋望敷淺原耳猶望江

望都之例也地志以婦望征夫說之蓋妄矣今崇陽縣西二百二十里有雲谿山峻峭清流界道如帶即所謂敷淺原也

了九曰按黑水出雍之西而南入于南海為雍梁二州之西界自積石西傾岷山岡脊以東之永東入河漢而

內方。至于大別。

內方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春秋傳曰。吳楚夾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二別山皆在漢上。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

岷山。在蜀郡湔氏西。衡山。在長沙湘南縣東南。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豫章歷陵縣南。有博陽山。即敷淺原。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合黎山。在張掖郡刪丹縣。弱水自此西至酒泉。

合黎。張掖郡有居延澤。在縣東。即流沙也。自此以下。皆濬川之事也。所導者九弱水不能載物。入居延澤中不復見。此水之絕異者也。黑水漢水與四瀆。皆特入海。渭洛皆入河。達冀之道。故特記此九者。餘不錄也。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黑水得越河入南海者。河自積石以西。皆多伏流。故黑水得越而南也。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

岡脊山西之水
皆入黑水故其
源之非一也

又曰一播一同
此大禹治河之
要領

施功發于積石

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

孟津在河內河陽縣南都道所湊古今以為津

東過洛汭至于大伾

洛汭洛入河處在河南鞏縣東大伾山在黎陽

或曰成臯

北過降水至于大陸

河至大伾而北降水在信都

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

播分也逆迎也既分為九又合為一以一迎八

而入于海即渤海也

蟠冢導漾東流為漢

蟠冢山在梁州南

又東為滄浪之水

出荊州東南流為滄浪之水即漁父所歌者也

過三澨至于大別

三澨水在江夏竟陵

南入于江

觸大別山而南。

東匯澤為彭蠡。

匯迴也。

東為北江入于海。岷山導江東別為沱。

江東南流沱東行。

又東至于澧。

澧水在荊州楚詞云遺予佩兮澧浦。

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

迤迤邐也匯彭蠡也。

東為中江入于海。

今金山以北取中冷水味既殊絕稱之輕重亦異蓋蜀江所為也。

導沈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

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至河內武德縣入河竝流而南截河又並流溢出乃為滎澤也。

東出于陶丘北。

陶丘在濟陰定陶西南。

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

又曰今之談沛水者皆云發源為沉一見也自沈而下又伏矣東流為沛一見也入河潛行又伏矣溢為滎一見也自滎而下又伏矣東出陶丘又一見也自此不復伏又東

至于荷又東北
會于汶此不但
不得禹貢之意
併蔡傳之意而
失之者也夫既
曰浮于汶達于
濟又曰浮于濟
澤達于河則自
汶而涉自涉而
河皆相通也明
矣斷續若此何
以通舟哉傳之
所謂既見而伏
者就王屋崖下
而言也由此歷
魏公臺而西南

入于河溢而為
榮河滿而涉溢
也東出于陶丘
北者即榮之涉
東至涉之西而
流出于陶丘之
北也傳未嘗言
伏也

汶入濟也。

又北東入于海。導淮自桐柏。

淮水出胎簪山東北。過桐柏。胎簪蓋桐柏之傍
小山也。

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泗水出濟陰乘氏縣。至臨淮睢陵縣入淮。沂水
先入泗。泗入淮也。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

澧入渭也。澧水出扶風郿縣東南。北過上林苑

入渭。

又東會于涇。

涇入渭也。涇水出安定涇陽縣西東南至馮翊
陽陵縣入渭。

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入洛。鄭渠在太上皇陵
東南。濯水入焉。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其水

東入洛。此言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
沮者。渭水自西而東之次也。雍州所云涇屬渭

又曰詳經文之
例凡言導某水
自某山者皆水
出其山之名也
惟河不出積石
故不言自蔡氏
拘于先言山而
後言水先言水
而後言山之說
則孔疏有一言
斷之曰漾先山
後水淮渭洛先
水滂山皆是史

也
文詳畧與羨例

汭。漆沮既從。澧水攸同者。散言境內諸水。非西
東之次也。詩云。自土沮漆。乃鹵地。非此漆沮。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
入于河。九州攸同。

書同文。車同軌。

四隩既宅。

隩。深也。四方深遠者。皆可居。

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孔
脩。

水火金木土穀。

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交通也。正。平準也。庶土不通。有無則輕重偏矣。

故交通而平準之。九州各則壤之高下。以制國

用。為賦入之多少。中邦。諸夏也。貢篚有及于四

夷者。而賦止于諸夏也。

賜土姓。

春秋傳曰。天子建國。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
之氏。

又曰祇台二句
或謂禹自言我
作史臣之詞曰
台曰朕夏史指
禹為泰猶孔子
春秋指魯為泰
也一部禹貢皆
史臣紀事之詞
無緣二句特紀
禹言還是史臣
語氣

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台我也我以德先之則民敬而不違矣。

五百里甸服。

王畿千里面五百里也甸田也為天子治田。

百里賦納總。

總藁穰并也最近故納總。

二百里納銍。

銍刈也刈其穰不納藁。

二百里納秸服。

秸藁也以藁為藉薦之類可服用者。

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稍遠故所納者愈輕。

五百里侯服。

此五百里始有諸侯故曰侯服。

百里采。

卿大夫之采也。

二百里男邦。

與百里采通為二百里也男邦小國也。

三百里諸侯。

自三百里以往。皆諸侯也。諸侯。大國次國也。小國在內。依天子而國。大國在外。以禦侮也。

五百里綏服。

綏安也。

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

總其大要。法不詳也。

三百里夷。

雜夷俗也。

二百里蔡。

放有罪曰蔡。春秋傳曰。殺管叔而蔡蔡叔。

五百里荒服。

其法荒畧。

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罪大者流于此。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

錫玄圭。告厥成功。

以五德王天下。所從來尚矣。黃帝以土。故曰黃

用修曰。村生于天不係乎地。禹貢紀山川而不紀風俗。風俗由乎上之教也。紀物產而不紀人。

才人由乎下
之化也

炎帝以火故曰炎。禹以治水得天下。故從水而
尚黑。殷人始以兵王。故從金而尚白。周人有流
火之祥。故從火而尚赤。湯用玄牡。蓋初克夏。因
其舊也。詩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是殷尚白也。
帝錫禹以玄圭。爲水德之瑞。是夏尚黑也。此五
德所尚之色。見于經者也。

